惠州莫家拳成国家级非遗
文旅融合如何助力蝶变？

系惠州第三项国家级非遗；专家建议，强化“非遗+”融合是关键

统筹策划/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

作为惠州的母亲河，东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惠州人，从空中俯瞰，东江水系由东往西流，在“无水不东流”的定律中，极为罕见。《广东新语》云：“或以为无水不流东，此水乃自龙川县夹城十里西流，《道书》曰最贵逆水，此罗浮所以为仙源。”东江水逆流，罗浮山由是成为仙源，惠州由是成为福地。

穿越历史的烟云，历经千年文明的洗礼，聪慧的惠州人在这块福地上创造了深厚的文化。日前，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惠州市仲恺区沥林镇伙岗村（发源地）与东莞市桥头镇联合申报的莫家拳入列。这是惠州继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、惠东渔歌之后的第三项国家级非遗。

自此，惠州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3项、省级非遗名录项目22项、市级非遗名录项目74项、县级非遗名录项目156项。机遇与挑战并存，惠州拥有如此丰厚的历史遗存，如何传承，让其熠熠生辉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

虎虎生威的莫家拳

莫家拳晋升国家级非遗

稳扎马步，在进攻与防守一挡一抓间，迅速抓住对方的弱点，再给以致命一击……在惠州市伙岗村的莫家拳馆，莫家拳第九代传承人莫玉林打出的拳法至阳至刚，虎虎生风。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，莫家拳为格斗拳，讲求的是“快准狠”，招式狠辣，动辄取人性命，多用于军阵之中。

“莫家拳手法紧密，攻防结合，拳势勇猛，刚劲有力，步法灵活，长短配合，气势恢宏。既有南拳发力深沉、手法多变的风格，又有北腿以技取胜之功。”莫玉林告诉记者。

“莫家拳首重武德，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。”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袁学欢向记者介绍，如石水口村莫家拳第二代传人莫黎胜不辱使命，用“冲天脚”击败俄国摆擂者，振奋了民族精神；革命战争时期，莞惠地区许多莫姓子弟积极参军、报效国家的英勇事迹，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、勉励后辈。

据了解，莫家拳源自惠州仲恺区沥林镇的伙岗村，为广东南派五大名拳之一，由惠州府人莫达士开创，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，莫玉林介绍，清乾隆年间，莫达士曾学艺于少林寺，技成后返回老家，因老家全为莫氏族人，于是开宗创派称为“莫家拳”。

莫家拳第一代传承人莫达士、莫清骄曾到与伙岗村毗邻的东莞市桥头镇传徒授艺，东莞桥头由此成为莫家拳的重要传承地。当时，莞惠地区几乎“家家习拳术，辈辈出高手”，惠州沥林镇更是流传着“火岗食拳头”的俗语。

纵观莫家拳的历史渊源和传承谱系，它起源于惠州，流于东莞，发展于广州，形成影响于中国广大地区，发展传播于世界各地。

“两市联合申报，历史渊源就是在此。”袁学欢介绍，本次莫家拳申报国家级非遗，是莞惠两市联合申报，保护单位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。

自此，惠州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3项、省级非遗名录项目22项、市级非遗名录项目74项、县级非遗名录项目156项。所对应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人（莫玉林为惠州市非遗传承人）、省级16人、市级58人、县区级174人。

袁学欢介绍，申报非遗，项目须在惠州传承上百年，至少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，每个项目都承载了至少五代人的记忆，博罗石湾龙舟赛更是传承了600多年。

莫家拳昔日热潮今不再

位于伙岗村的莫家拳馆，是由上世纪80年代一个仓库改建而成，约50平方米，墙上一张张获奖牌匾和领奖照片，述说着莫家拳的辉煌战绩，但馆内陈设非常简陋，角落里摆着刀、枪、剑、棍等十八般兵器，不少兵器还落下了灰尘。“很少人愿意学。”莫玉林无奈地说。

莫玉林介绍，自己学拳时，正是村里学拳氛围火热之时，村民几乎天天练习拳法，村民劳作前后都会打一套拳。如今，大规模集中练拳的光景早已不在，真正会打莫家拳的人并不多。除了伙岗村本村10个村民外，只有60多名中小学生，这些学生是莫玉林近几年来进校园推广而新增的，“但他们会的也只是皮毛，尚未学到精髓。”

与其他拳法相比，莫家拳非常难学，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慢慢练，至少要经过3年以上的基本功练习，才能开始学习拳谱套路。莫玉林表示，随着时代发展，武术防身的功能淡化，年轻一代学武的兴趣大减，也极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花这么多时间、这么辛苦练习莫家拳。

历史上，莫家拳几经沉浮，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因历史原因发展一度停滞，许多拳谱、拳械等器物都遭到破坏。上世纪80年代，莫家拳重焕新机。第五代传人莫柏许（东莞桥头）重拾家底，主动参与到原国家体委开展的“武术挖整工作”中，他参加拍摄工作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；第九代传人莫玉林、莫坊通（惠州）等人，也重振旗鼓，弥补过去。

近年来，莫玉林先后带队参加上海“中国武术博览会”和香港大中华武术研讨会，成为国际武术竞赛套路《南拳》的主要成员之一，也是广东武术“五大家”入库资料演示者，2015年，组建惠州市莫家拳协会并担任会长，走进仲恺学校教授莫家拳，并带动村中兄弟重拾功夫，培养新人，成为莫家拳惠州市级传承人。

尽管如此，现实难题还是不断，练习场地简陋、人力有限、资金匮乏，格斗、功法运动与套路传承割裂，基本技法和技术原理淡化，武德礼仪弱化以及理论研究薄弱等，其中最让莫玉林头疼的是自己愿意教但却没人愿意学，后继乏人。

市长领衔惠州非遗保护

记者了解到，惠州市也一直致力于做好非遗传承相关工作。2007年7月，在惠州市文化馆原有编制和人员的基础上，成立了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；2009年4月，成立了由市政府副秘书长任召集人的市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；2014年4月，将市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升格为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，由市长任组长，相关副市长任副组长，开创了惠州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以来的新局面，进一步加强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此外，惠州创造性地将非遗保护的阶段性工作纳入县（区）委书记、县（区）长考核，对非遗保护工作未完成的县（区）委书记、县（区）长将给予相应警告，激发其工作积极性。

在非遗保护工作中，惠州从2013年开始，给予市级传承人每人每年3000元补助，2014年提高到每人每年6000元，极大地提高了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积极性。2014年11月，经市政府同意，《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》印发，惠州成为全省第一个出台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的地级市。

不仅如此，惠州还积极建立了一批非遗活态保护传承基地，传承活动有效开展。近几年来，各县（区）建立了一批以非遗项目为依托的传承基地，2012年，惠东文化馆（惠东渔歌）和龙门县文化馆（舞火狗）被省文化厅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非遗传承基地；2015年，小金口文化站（小金口麒麟舞）被省文化厅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非遗传承基地。传承基地的建立有利于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，鼓励年轻人学习和掌握非遗技艺，大力普及非遗知识。同时，还积极探索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做法和经验，2013年，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（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）被评为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。

一直以来，惠州有计划地开展了一系列非遗保护的宣传工作，举办有特色的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活动，开展非遗学堂和非遗进校园活动，利用“南国书香节”等大型活动举行成果展览（示）。同时，积极参加国家和省、市组织的各类非遗项目展示活动，组织惠州非遗项目参加广东省国际旅游文化节；与东莞、深圳、广州等九市结成非遗墟市城际联盟；利用“深莞惠+河源、汕尾”五市联动平台组织非遗项目巡展活动，推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。

经济效益制约传承发展

事实上，传承难并非个例，多数非遗都面临收益难、继承难、推广难等问题，有的甚至已逐渐淡出大众视野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完成微改造的水东街以“爆点”出街抓住了大家的眼球。其中，备受市民关注的裸眼3D灯光秀，利用滨江的大建筑，设计了3000多平方米的大投影，展现的是水东街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展望，中间融进了麒麟舞和惠州剪纸等传统元素，每晚都能够吸引大批人流驻足观看。

灯光秀虽然赚足了眼球，但对非遗的认识却没有起到大的、实际性的效果。惠州市剪纸达人贾淑云表示，现在的人都太浮躁了，我们出去展示的时候，会有市民体验环节，不少市民会走过来看一眼，但极少有市民投入体验。

莫玉林在给学生们示范

省级非遗项目舞鲤鱼第四代传承人彭卫清告诉记者，每年正月初五及平海文化艺术节期间，舞鲤鱼都是必不可少的节目，但由于表演极度考验表演者的灵活度，一般由青少年扮演。彭卫清都会从十岁左右的孩子教起，但近20年来，坚持学习的孩子少了，“娃娃们到了初二，相继会放弃训练。”彭卫清表示，传承难归根结底是因为非遗项目创造不了经济价值，记者了解到，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彭卫清除了每年固定的非遗津贴外，60多岁的他时不时还要打零工贴补家用。

羊城晚报记者随机访问了近百名市民，作为家长的他们只有寥寥几人表示会尊重孩子意愿，孩子愿意可接受让其学习传承非遗，但多数持反对意见。市民吴先生说：“孩子将来又不能靠其养活自己，家长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近几年来，惠州市财政每年都会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非遗保护，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，2017年安排了60万元，2018年安排了75万元，2019年安排了90万元，基本能保证市一级非遗保护工作的运作。但各县（区）普遍没有非遗专项经费，有的县（区）甚至在年度预算中也没有安排资金，严重制约了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的发展。

可喜的是，在这么多年的非遗推广中，惠州市也实现了不少突破，其中惠阳皆歌、罗浮山百草油和惠东渔歌等项目还走出了国门，收获不少好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7年，利用一带一路的契机，罗浮山国药与羊城晚报展开合作，百草油陪同记者团前往了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地，东南亚地区天热多蚊，百草油具有清凉止痒的功效，在当地很受欢迎。

【文脉众议】

旅游深度融合 探索“非遗+”

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二届“中国丹寨非遗周”论坛上，中国旅游研究院（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）院长戴斌指出，文化遗产是旅游发展的关键动能，非遗要重归当代生活，在日常生活当中重构功能、重建价值。

综合携程、驴妈妈等多个在线旅游平台近年发布的假日出游报告可见，高品质文化体验游的受欢迎程度正逐年递增，“文化融入生活”正成为周边游的最新潮流。美丽乡村、非遗民俗等洋溢着地方及民间风采的多元文化活动，以前所未有的魅力吸引着现代都市居民。

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旅游研究基地、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编著的《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（2019-2020）》（下简称《发展报告》）一书中指出，旅游业作为“非遗”发展与传承的重要手段，为“非遗”传承、保护、开发、利用，作出了突出贡献，目前“非遗”旅游的产业实践大致分为“非遗”资源景点化（主题馆）、“非遗”资源景观化（主题演艺）、“非遗”资源活态化（进景区）、“非遗”资源商品化（纪念品开发）。

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江金波认为，历史上，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与旅游交互融合的良好传统。但目前非遗在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上还有所不足，主要表现在融合还停留在表面，深度与广度都有所欠缺，非遗特色在全域旅游中的张力不够明显，导致非遗难以“出圈”。

为此，要遵循保护性开发、永续性利用、开放式发展、产业化谋利等原则，展开深度、广泛、系统的融合，实现非遗文旅产业融合模式的蝶变升级。

《发展报告》也指出，当今游客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演出游览，这就要求非遗与旅游融合中要创新与改革，要及时跟上时代发展潮流，不拘泥于老式创作形象，传统形象与游客审美与消费理念结合，解决“如何让与游客观众能够深入地了解、体验和感知传统非遗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，并且产生共鸣”。

江金波也表示，非遗文旅融合的过程中，深化文旅融合的政策创新至关重要。为此，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应加大促进非遗政策创新的研究，旅游产品研发部门则应着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性，站在打造文化旅游品牌、增强岭南文化地域话语权的高度，强化非遗内涵支撑，加强政产学研合作创新，采取点线面结合的方式，推动岭南非遗旅游系统构建及整体发展。

目前，惠州除了在市、县（区）的文化馆内设立的展示场所，还有少数由非遗项目保护单位或热心非遗保护工作的传承人、社会人士建设的一些非遗展馆，暂无综合性的主题场馆。惠州市相关部门也表示，经统筹考虑，将规划建设惠州市非遗展示馆（展览馆），免费对外开放，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惠州丰富的非遗项目和民俗活动，进一步增强对非遗的保护意识。